

太阳马 悬疑惊险经典小说文库

暗害

AN HAI

高正文
孙明华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太阳马 悬疑惊险经典小说文库

暗害

AN HAI

高正文
孙明华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害/高正文, 孙明华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 1

ISBN 7-80171-546-2

I. 暗…

II. ①高…②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2378 号

暗害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14.375 字数 248 千字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171-546-2/I·366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第一章

/

淮北的五月，干旱、少雨，虽是初夏，却已是骄阳似火。

夏雨手拎着一罐老母鸡汤，肩背着一只流行的乳白色链式提包，脚步匆匆地穿过熙攘的人群来到龙城县医院。

三天前，身为刑警的丈夫在执行公务时被一伙人用石头棍棒打伤，致使他头骨骨折、伤势严重，当场昏迷……

这伙人都是乡下老实巴交的农民，因交通局属下的路桥建筑公司拖欠他们近两年的工资，而惹恼了他们，一个叫田二的青年便鼓动一百多个农民工聚集起来闹事。他们先是包围了位于城东的路桥建筑公司，要向经理讨个说法。路桥建筑公司经理蒋胜利一见来势凶猛，早翻窗跳墙，落荒而逃，躲进了交通局局长范明辉的办公室。后来不知怎的，走露了风声，田二又率领众人包围了交通局，非逼着交通局把蒋胜利交出来不可，否则就冲进去抓人。出于保护下属和摆脱这伙村民的纠缠，交通局长范明辉万般无奈，只有向上级请示并报了警。接到县委、县政府的指示，龙城公安局抽调 20 多名干警，紧急开往交通局大楼。其中夏雨的丈夫王卫东也在其中。

警察的到来并未震慑住这些自认有理的民工，他们反倒更来劲了，田二挥着膀子喊道：“老少爷们不要怕，警察不敢动咱一指头。欠钱还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蒋经理不出来，我们就闹腾他狗日的！”田三操着一根木棍，也扯着嗓子吼道：“人民警察为人民，王八操的狗腿子才欺压老百姓！”叫嚣声中，大伙冲开警察拉成的人墙，朝办公大楼涌去。砸玻璃、毁门窗，见人打人，见物毁物，一个个眼睛都血红血红的……

王卫东认出了那个田二，是丁集街上的一个土痞子。他和弟弟田三两年前曾在高速公路施工场地，盗窃和抢劫建筑材料，被当地派出所处理过。后来田二又入室强奸丁集小学的一名青年女教师，但田二畏罪潜逃了。一跑就是两年多，没想到他今天送上门来了……

王卫东向在场的分管局长简要汇报以后，便带着两名刑警队员冲过去抓捕田二，田二被他拦腰抱住了，田三却从后边给了他两记闷棍，他倒下以后，有的不明真相的民工又用石头袭击了他的头部……

王卫东住在二楼 207 号病房。夏雨轻轻推开房门，一眼看见王卫东正靠在床头与临床的病号闲聊，他头上缠满了纱布，隐隐可见渗出的斑斑血迹。自王卫东从警两人结婚 20 年来，丈夫究竟负过多少次伤夏雨已经记不清了，她只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抓捕一名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时，他曾被杀人犯连砍了 5 刀。作为警察的妻子面对丈夫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凶险，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默默地承受。担心、害怕、流泪、失眠成了夏雨这二十年来最难忘的生活。

夏雨把鸡汤放在床头柜上，找出一只碗倒满后轻声对卫东说：“喝吧，趁热喝下去！”

王卫东抬起头，深情地望了望夏雨，指着邻床笑着说：“给他也盛一碗。”

临床是个黑黑的乡下小伙子，因得了突发性阑尾炎，昨天刚住进医院，虽是时间不长，但已经和夏雨、卫东很熟稔了。听卫东这样说，小伙子就憨实地冲夏雨一笑，说：“卫东叔，您喝吧，俺肚子撑得慌，喝不下呢！”然后，借口去门口接媳妇，自觉地走开了。

夏雨坐在床前的凳子上，望着丈夫大口大口地喝着老母鸡汤，一股幸福和辛酸的感觉涌上心头，眼泪不由自主地往外涌。她怕卫东看见，忙站起身，来到病房门口，这时，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外甥女小青打来的。小青今年 15 岁，在淮海三云桥寄宿学校读书。小青在电话里说：“大姨，俺妈在您那儿没有，一连三天我往家里打电话，都没有人接。”

夏雨忙问：“你现在在哪里？”

小青说：“正往回赶的路上。”

挂了电话，夏雨就有些生夏云的气。夏云是夏雨的妹妹，小青的妈妈。三天了，王卫东出了这样的事，夏雨既要照顾伤员，又要照看“红高粱”饭店的生意，真是忙得两脚不沾地，而夏云倒好，姐夫出了事，面都不露一

个，还给家里添乱子，乱跑啥？一个寡妇家。

夏雨越想越气，眼泪就又哗哗地淌了下来。王卫东劝慰她说：“你这妹子，打小自由散漫惯了，你就别再自己给自己找气生了。如果觉得我在医院住着受拖累，待会咱就出院，到家里去住。”夏雨抹了把眼泪，怪嗔说：“谁说你拖累来着，俺只是觉着夏云是个苦命人，一想起来，就难受。”

正说着，临床的小伙子进来了，后面跟着同他一样壮实的媳妇儿。夫妻二人连忙住了嘴。

那青年女子一进门，就对王卫东说：“听俺当家的说，您是一位警察，最近县城南关被杀死了个女人，到底是咋回事？”

“杀死个女人？”王卫东满脸茫然，这三天来，他一直在医院待着，外面的消息一概不知，尽管有同事不断到病房来探望，但都尽是说些“好好养伤”、“保重身体”之类的客套话，没有一人给他提起过杀人这档子事。

“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王卫东坐不住了，职业的敏感让他感到又有重担子挑了，精神也立马抖擞了起来。

“什么样的女人俺不太清楚，这不，正想问问您呢？”乡下女人回答。

对于城南杀人的事，县城里早已炒得沸沸扬扬，夏雨也是知道的，只是因为丈夫受伤，没能引起她太多关注。今日，见乡下女人充满好奇，便接话说：“如今这世道也不知怎么了，动不动就杀人，仿佛杀人就如杀鸡一样，真是太恐怖了。”

“可不咋的，”乡下女人说，“听说那女人死的可惨了，脖子差点被勒断了，头也被车轮给轧扁了……这还不算，最让你们警察头疼的是，人被杀死了，连死者是谁也不清楚……”

王卫东实在听不下去了，转身对夏雨说：“我就是头有点痛，身子骨又没伤着，你去问问医生，我啥时候能出院？队里人手少，还不知道忙成啥样子呢！”

夏雨不满地顶撞道：“问啥问，出院还早呢，队里再忙，也不差你一个，还把自己当作一个人物似的。”

乡下夫妇就笑，问：“咋，您还是个当官的？”

王卫东不好意思地冲青年夫妻笑笑，没吱声。

夏雨说：“啥当官的，从警 20 多年了，才混个刑警队的教导员，官是不咋的，却弄了一身伤……”

王卫东最怕夏雨在别人面前说他官小，就涨红着脸，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我没本事行了吧。”

夏雨是个见好就收的人，何况她也不想诚心让丈夫在陌生人面前难堪，就坡下驴道：“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

几人正说笑着，房门吱嘎一声响，进来一个个头不高衣着时髦圆脸大眼睛二十左右岁的姑娘，夏雨仔细一看，是侄女珍妮。珍妮进门就问：“大姑，俺二姑在这儿吗？”

“不在！”夏雨没好气地说。

珍妮说：“刚才我路过她家，看见房里大白天的还亮着灯，就过去敲门，结果房门锁着，愣没见到人。”

夏雨说：“刚才小青也打电话找她，说接连三天往家里打电话，都没人接，也不知你二姑跑到哪儿去了？”

蓦地，夏雨莫名地紧张起来，便对王卫东说：“夏云不会出什么事吧？”

“她能出什么事。就她那脾气，说不定还能给别人弄出点什么事呢。”王卫东说。

夏雨没理王卫东，她知道卫东对她这个妹妹表面上虽有点偏见，可骨子里却把她当作亲妹妹一样看待。

窗外的天骤然阴了下来，室内的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远处，有隆隆的雷声滚过。夏雨默默地呆坐在床头，忍不住心里突然冒出一个联想，城南杀死的那个女人不也是三天了吗，会不会是……

不料，她这一走神，竟然也没瞒过丈夫，王卫东说，“别瞎想，这种事是可以乱猜的吗？”

夏雨一惊，“都说你办案子有两手，俺还以为是瞎吹乎。刚才你咋就知道俺心里胡想八想呢！你说哪有那么巧，夏云这三天就不见了呢？”

王卫东说：“或许她回你妈那儿了呢？”

“不可能。”夏雨说：“她要回去也会跟我打声招呼呀？”

王卫东被夏雨说得也紧张起来，他半倚在床上，好大一会没说话。

丈夫的伤势很重，夏雨不想让他操心，她借故问问医生什么时候换药，便走了出去，她跑到一个僻静处，用颤抖的双手拨通了龙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朱洪海的手机。朱洪海是丈夫的老搭档，比王卫东小好几岁，手机号她熟……

2

朱洪海又是一夜没睡。

前天，一帮村民冲击交通局，刑警大队接到命令配合治安队、城区派出所前去执行任务，结果教导员王卫东挂了花，其他还有几个民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田三行凶后在村民的掩护下逃窜了，朱洪海亲自组织人员围堵和搜捕，忙了整整一夜，待把李辉从“小雨点”网吧抓捕回队时，已是雄鸡破晓，微霞显露。

朱洪海让两名刑警审讯李辉，自己来到大队部刚坐定点上一支烟，桌上的电话就急剧地响了起来。

朱洪海不由皱了皱眉，抓起话筒一听，是刑警一中队队长耿大亮的声音：

“我们刚刚接到报案，城南开发区卫校门口有人发现一具女尸……”

“女尸？”朱洪海疲惫地神经又被调动起来。

“你立即带人赶往现场，我向分管局长回报后，和技术人员随后就到。”

“是！”耿大亮声音洪亮地回答。

“朱队，咱们一块儿去。”不知啥时，副大队长钟涛出现在朱洪海面前。

“走！”朱洪海一挥手，大踏步走了出去，边走边用手机通知法医和技术人员。

三辆警车呼啸着朝城南驶去。



薄雾笼罩的城南开发区显得朦朦而飘逸，给人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

县卫校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从他们的衣着和打扮看，显然都是早起晨练的。

朱洪海等人刚下车，就见分管刑侦的公安局副局长王益民也到了现场，朱洪海顾不上打招呼，分开人群挤了进去。

朱大队长迅速划定现场保护区域，围观群众自觉向后撤了撤。交警大队事故处理组的人员忙着拉皮尺，量现场，按照常规程序实施现场勘察。刑侦技术人员则忙于拍照、录像、现场提取，法医在对尸体进行初步检查。各警种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女尸位于龙城镇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东段北侧、县卫校门前的路面上，死者头北脚南，左下肢屈起仰面朝上。身上有明显的汽车辗轧痕迹，她的头部颅骨崩裂，脑组织外溢，面部被辗轧变形，其状惨不忍睹。但她那头过肩长发，那件“梦特娇”上衣，那件灰色呢子短裙，那双鹅黄色皮鞋，依旧向

人们炫耀着她生前的时髦。

“如果是车祸，怎么现场没有喷溅性血迹？”刑警大队长朱洪海心中升起一个疑团，并向分管刑侦的王益民副局长说道。

王益民副局长蹲在死者身旁仔细看了看，小声询问潘法医：“发现异常没有？”

潘法医指了指死者的脖颈，“王局长你看？”

王局长眼睛一亮，吃惊道：“勒痕？”

法医点了点头，“是的，勒痕！这一点可以肯定。”

朱洪海递给王局长一支香烟，自己也点燃一支，“看来这不是一起交通事故，而是一起凶杀大案。第一现场不在这里，这只是第二现场。”

王局长点了点头，“是的，朱队，犯罪分子怕你闲着难受，出道难题给你做。”他说着站起身来，亲自从交警手上要过皮尺，又和朱队量了量现场血迹的间距，有把握地对身边人说道：“3米3，大车车轮的周长！从死者身上碾过去的是一辆大卡车。”

朱队佩服地点了点头，“王局长，让他们勘察现场，咱先见见报案人怎么样？”

报案人就在群众中间，六十岁左右，是卫校传达室的老校工，朱队把他带到离人群偏远一点的地方，侦查员郝毅掏出笔记本，对老校工说：“这是我们局长和刑警队长，请你把今天早上见到的情况详细地说一遍。”

“好，好，好。”老校工一副余悸未消的样子。

“不用怕，慢慢说。”朱洪海拍了拍老校工的肩头，和蔼地说。

“你叫什么名字？”

“张栋才。”

“多大了？”

“六十二。”

“在学校多久了？”

“半辈子了，这不，退休了，学校还不让走，非让我发挥点余热不可。”

“你是怎样发现女尸的？”

“今儿早晨，俺打开校大门，想把门口的卫生搞一搞，还没等搞，就看见门口路中央躺着个人。起初俺以为是谁昨晚喝醉了酒，倒在了那儿，就打算过去把她喊醒，可走过去一看，竟……竟是个死人，还是个女的……俺以为看花了眼，就又靠近了一点，再看，确实是个死人，俺吓得什么似的，忙喊来起早去公园晨练的人，他们都说，可能是出了车祸，轧死了人，司机开

车跑了。俺不放心，就忙打电话报了警……”

“你认识这个女的吗？”王局长问。

“不，不认识，从来就没见过这样一个人，再说，她的脸部全部被车轧扁了，即便认识，也不好确认。”

“这看热闹的人中，有认识的吗？”王局长又问。

“没，没听谁说认识……”老人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说。

“你老夜里在传达室睡，可发现异常的动静没有？”朱大海问。

“没有，没注意呢，俺只关心校门口，就没往大街上瞅。”

这时，耿大亮走了过来。他手里拎着一双女式棕色尖头皮鞋和一串钥匙。

“有什么异常吗？”朱洪海问。

“这串钥匙可能是她随身携带的房门钥匙，没什么奇怪，奇怪的是这双皮鞋。”

“皮鞋怎么了？”

耿大亮把皮鞋翻过来，说：“这皮鞋底部前端有磨损痕迹，会开车的都知道，只有司机鞋上才会有这样的磨损，是踩离合器和油门造成的，由此可以假设这名女子可能是个机动车司机。”

“不会又是一起劫车杀人案吧？”郝毅忍不住问。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耿大亮让了一圈烟说，“一般的劫车杀人案都是凶犯乘司机不备，迅速出击，用钝器将司机击昏或致死，然后抛尸逃逸。但是，这次明显不同以往，现场死者流血量较少，由此可以排除肇事逃逸的可能，因为这不是第一现场。”

王益民赞许地笑了笑，“大亮越来越成熟了。”

朱洪海说：“是呀，刚从警校分来的时候，我带他出现场，见到死尸，他偷偷地往后边趔，我一把把他拉到身边，叫他硬着头皮给我看。”

大家哈哈笑了起来，耿大亮脸红了，“那是哪年的事了！”

王益民看了看表，此时已是上午8点，来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现场勘察还需要多长时间？”他问大亮。

“还得半个多小时吧？”大亮答。

“那好。”王益民转身对朱洪海说，“你在这里指挥，我回去向局党委汇报一下。记住，为不影响学生正常上课，尽量缩小社会影响，一旦现场勘察完毕，立即将死者运往殡仪馆进行解剖，写出验尸报告。随后你要派人到附近住户摸排调查，搞清死者身份，设法找到尸源，晚上在你们刑警大队召开

案情分析会。”

“明白。”朱洪海回答。

4

晚上八点，刑警大队会议室灯火通明。

案情分析会由王益民副局长主持，不仅局长李晓光、政委赵兰华参加了这次会议，淮海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聂勇和市刑警支队队长杨虎也专程赶来参加会议，指导破案。

晓光局长原先就是市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老首长和老战友来了，他显得很兴奋，特地拿了几包“大中华”香烟出来招待。

王益民抓过一包中华烟来，分发给每个与会者，“今天大家沾市局领导的光，难得李局长出血，会抽不会抽的都享受一支。”说着。他也撂了一支给技术员焦燕。焦燕是个少妇，不仅长相靓丽，性格也很泼辣。

焦燕把烟递给了朱大队，“拿李局长的烟沾什么光！弟兄们跟着你王局长干，就没见你出过一次血。什么时候你买‘大中华’了，我才抽。”

王局长开玩笑道：“我有一杆老烟袋，比大中华有劲。”

焦燕知道不是好话，拉下脸嚷道，“有本事你把你的老烟袋掏出来亮亮。”

会场爆出一阵粗犷的笑声。王局长的脸反倒红了，他猛吸一口烟，没再答腔。

朱洪海摆了摆手，会场迅速安静下来，他首先发言：“早上接到报案后，我们正、副大队长和技术人员迅速赶到了现场，从现场勘察来看，死者头部颅骨崩裂，脑组织外溢，面部严重变形，胸骨及肋骨多发性骨折，心脏挫碎，肺组织挫伤，脖子及躯干部有不同程度的较大面积的皮肤挫伤和擦伤，结合衣服外表的车轮印痕，明显为车辆辗轧所致。王局长亲自量了血痕的间距为三米三，初步判断肇事车辆为六轮货车。但死者颈部有条索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勒痕，颈前肌群广泛出血，据此推断，该索沟系生前被条状物体作用所致，交通事故只是伪造的现场，由于死者身份尚不明确，第一现场难以推断。”

法医潘经验补充说：“死者身高一米六二，体重六十五公斤，年龄在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腹部有手术疤痕。死者除颈部有条索沟，生活反映明显外，头部还有多处钝器击打伤，她双手和双脚等处也有明显抵抗伤，此案

系他杀无疑。”

技术员焦燕说：“根据提取的死者胃内残留物和胃溶液化验分析，可以确认死亡时间应为头天晚上9时至10时之间，也就是5月15日21时30分左右。”

“现场走访情况？”王益民副局长问。

刑警一中队长耿大亮说：“奉朱大队之命，我们中队分成三个小组，沿现场向周围逐户调查，先后走访二百多户，都说不认识被害妇女。也没有人能提供可疑线索。”

大案队队长郑庆丰说：“根据朱大队指示，我们到各路口收费站进行了摸排调查，县城四个收费站的监控系统，均未发现有可疑车辆经过。就是说，案发现场考证出的六轮货车没有从这四个收费站经过逃逸。”

“现场周围有没有其他什么线索？”李晓光局长问。

“没有了。现场周围几十米都有群众走过，500米以内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物证痕迹。”朱洪海肯定地说。

市局聂局长说：“诸位，看起来这是一起无头案，性质恶劣，手段残忍。案情重大，应该引起你们的高度重视。凶杀，无外乎三种可能，情杀、仇杀或谋财害命。由于尸源还没有确定，给案件分析定性为时尚早，你们当务之急是组织力量，加强调查力度，确定死者身份，以期早日破案。要走群众路线，可以利用广播、电视等传媒，广造舆论；同时也要注意与友邻的协同，周边地市快发协查通报。不迅速拿下这个案件，你们对县委、县政府不好交代，对龙城老百姓不好交代，对开发区招商引资也有影响呵！”

李晓光感激地看了看这位老首长，他从当法医到当刑警支队长，后来又当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聂局这一辈子就是同犯罪分子打交道，他肚子里的故事多，经验也多。如今已经老了，快到退休的年龄了，还事必恭亲，每逢大案，总是亲临一线指挥。李晓光的眼光从聂局身上移开，环顾一下大伙，胸有成竹地说道：“我宣布成立5·15案件侦查指挥部，我来当指挥，王局长任副指挥，成员有刑警大队队长朱洪海、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范明军、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钟涛。除刑警大队技术人员外，大案中队和刑警一中队全员赴案，交警有力配合。刑警队连夜向周边各市、县发协查通报，重点调查有无失踪的女出租车司机；从明天起，在电台、电视台上发寻人启事，从早到晚，间隔一小时滚动性播出；大案队和刑警一中队深入住户摸排，益民局长通知城关和郊区两个派出所的所有户籍警，配合调查；你们交警和车辆管理部门要全面排查所有大货车，寻找可疑车辆。市局领导在这里坐阵督察，全

县人民在看着我们，此案不破，我和益民局长还有刑警大队长应该引咎辞职！”

会场先是一片肃静，接着响起一片掌声……

5

已经三天了，案情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甚至连尸源也没找到，这让朱洪海感到很头疼。

朱洪海今年36岁，22岁警校毕业后就干刑警。从警16年来参与破获近百起大案要案，屡建奇功。他面目清秀，性格刚毅，原则性极强，是龙城县有名的破案高手和美男子。但他在某商场当营业员的妻子却身材矮小相貌平平，这让本系统的警花们很是为朱洪海鸣不平，特别是技术队的焦燕，一见到朱洪海就表现出一股异样来。焦燕今年30岁，她丈夫是个医生，长相和医术都很平平，又比焦燕大了七、八岁。大伙都说，这两对夫妻是阴差阳错，打乱从新组合正好。焦燕性格开朗，婚后一直未育，和丈夫说散伙就散伙了，她现在成了单身贵族。

刚刚妻子打来电话，问他整日不回家，这日子到底还过不过了，朱洪海好一阵好言相劝，才止住了这场家庭风波。其实，朱洪海心里一直对妻子存在着愧疚。自从前年元月接任刑警大队长职务以来，他愣是没在家待过完整的一天，妻子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常年卧床不起的父亲及幼小的孩子，实在是难为了她。

刚放下电话，焦燕抱着一摞卷宗走了进来。专案组成立以来，其他队员都被朱洪海派下去执行任务去了，因为焦燕是唯一的女性，朱洪海就把她留在身边帮助整理材料及卷宗。

焦燕大概在门口听到了朱洪海与妻子的对话，一进门就笑着说：“咋，又挨嫂子训了？”

朱洪海苦笑道：“挨训还不是常有的事，谁让咱对不住人家呢。”

“你咋能对不住她呢，我看哪，你是一棵好树栽错了地方。”焦燕半真半假地说。

朱洪海知道她心里想的啥，就说：“栽在哪里还不都是活人，难道你还想让我挪挪地方不成？”

“挪就挪呗。”焦燕眼里灼灼地放光，盯着朱洪海的眼睛说。

“难道你没听说过‘人挪活，树挪死’这句老话吗，你既然把我比作一

棵树，那岂不挪死了。”朱洪海笑嘻嘻地说。

焦燕盯着他说，“你是人，不是树，我的大队长！”说罢，忙跑到电脑前，把键盘敲得啪啪直响。

朱洪海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点上一支烟，低头看着桌上的地图。

朱洪海有个习惯，每当遇到难题时，就爱看地图。这是一张城区图，密密麻麻地标着纵横的街道与建筑物，已经破旧的泛黄发暗，朱洪海却把它当作宝贝一样收藏着，仿佛一看到这张地图案子就会迎刃而解似的。其实，只有朱洪海自己心里清楚，这案子就好比这张地图，错综复杂、无章无形，如何在万军之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至凯旋，都包含在这不足盈尺的地图之中。在朱洪海心中，地图是充满玄机 and 活力的东西。了解了龙城的地图，也就了解了龙城的历史。

据史料载：龙城县位于淮北平原北部，淮海平原南端，春秋时，附庸于宋，属泗水郡。北齐天保七年（556）为承高，隋开皇三年（587）改为龙城，延用至今。这里民风淳朴，人杰地灵，故常有英雄豪杰崛起于陇亩之间，名流学者愤起于清寒之门，文化底蕴丰厚，享有书画之乡的美誉。县城座落于凤山之阳，东有龙山，西有虎山，301国道横贯县城，陇海铁路、符（离集）夹（河寨）铁路纵城而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生存环境，也造成了鱼目混杂，案件频发，辱没先人甚至令人发指的事经常发生呢！

朱洪海正看得出神，腰间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来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便预感到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喂，哪位？”

“是我，王卫东的爱人，夏雨。”对方说。

“哦，是嫂子呀，卫东大哥好些了吗？”

“没什么大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谢谢您的关心。”

“别客气，应该的。”朱洪海说，“您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大事，听说城南死了个女人，俺想了解一下情况，因为俺妹妹已经失踪三天了，不知……”

“你妹妹？失踪……”朱洪海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焦燕也停止了敲键盘的手，转身侧耳听着。

“是的，俺妹妹……”对方一阵啜泣。

“嫂子，有话好好说，别激动，快说说你妹妹咋失踪的，说不定是一场误会呢。”

“但愿是个误会。”对方控制了一下情绪，一时无话。

朱洪海忙说：“那您说说，你妹妹有什么生理特征，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俺妹妹叫夏云，长发，圆脸，腹部曾做过手术，留有细小的疤痕，家住计生局监察大队宿舍……”

朱洪海知道王卫东有个小姨子但从没见过，至于夏雨，他当然熟悉多年。那么夏云为何就晴天白日的失踪了呢？恰好又是三天前，死者究竟是不是夏云呢。至于夏雨提到夏云的腹部有疤痕倒是跟死者有些相像，可这又怎么可能呢？容不得朱洪海多想，他便在电话里说：“嫂子，你现在在哪里，有什么详细情况咱见面再说。”

“我在县医院，和卫东在一起。”

“好，我马上就到。”

放下电话，朱洪海对焦燕说：“死者有线索了，你通知一中队，立即撤回，原地待命，我去找夏雨。”

“是。”焦燕答道。

6

夏云的住处位于龙城开发区南端的最西头，当那把钥匙打开她家房门的霎那，朱洪海心里升起的不是愉悦，而是沉痛。屈指算来，教导员王卫东头负重伤和他小姨子被害，竟然出在同一天，真是祸不单行！

夏云的房间布置得相当精致，空间虽不是很大，却很整洁，甚至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心里很是感叹了一番，他想，夏云是个很会享受生活的女人。

在夏云的房间，刑警们没有发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也没发现翻动打斗的痕迹，但奇怪的是，夏云家的灯一直亮着。焦燕分析说：“案发当天，死者应该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人约出来谋杀的。”

“有这个可能。”朱洪海说，“你和一中队仔细搜查和走访左右住户，看看在案发当天，都有什么人与她接触。我去安慰夏雨，同时了解一下她妹妹的情况。”

焦燕认真地点了点头，目送大队长走了出去。

夜幕悄悄降临了，龙城闪烁着万家灯火。

第二章

/

九月的双桥沐浴在一片嘈杂与喧嚣之中。街面，鳞次栉比的店铺，高声叫卖的小贩，来往穿梭的人群，无不显示着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

夏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怀里的书包如一件累赘让她显出几分仓促与不安，但最让她难堪的，是她身上的那件花格子上衣，紧绷在她日渐突现的少女形体上，招来众多奇特的目光，这让夏云心里很不舒服。她不敢与任何一个人较真，因为她刚从学校逃出来，不想让任何一个熟人看见。她顺着墙根将书包举到头顶，遮挡着毒辣辣的阳光，拐进一家店铺，目光贪婪地在一件件花花绿绿的衣服上巡视，最终，她的目光定在了一件粉红色的长裙上，久久没能挪开。售货员走过来，问：“要吗？”她慌忙地摇了摇头，逃也似的跑了出来。背后传来售货员恶毒的声音：“跑什么跑，怕是没钱买吧，神经病！”

“你才是神经病呢？”她放慢了脚步，在心里抗议道，“不就是个卖衣服的吗，神气什么呀你，”她在心里发狠道，“迟早我会穿上那条裙子的，等着瞧。”

她狠狠地踢着路边的石子，一下一下又一下。边踢边注意着从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她真的怕被熟人看到，不然，回到家里又要挨父母的骂了。

这已经是她第三次逃学了。

前两次父亲发了很大的火，把她责骂了一顿，又送她到了学校。

上学究竟有什么意思呢，上好了又能怎样呢，她讨厌那些只知埋头苦读把上学当作今后唯一出路莘莘学子们，讨厌那些课堂上满口人生大道理课后

为一些营头小利争得面红耳赤惺惺作态的老师们。特别是那个相貌丑陋一张嘴就满口唾沫星子乱飞的班主任老师。

那天晚自习，班主任老师叫她到他的寝室去一趟，说她的数学成绩实在是太差，期中考试仅得了45分，他要单独给她开个小灶。

她原本不想去，都考成那样了，再补还能补到哪儿去呢，但她怕老师把成绩单拿给家长看，就装着虚心求教的样子抱着一摞参考书走进了老师昏暗的宿舍。

“你坐。”看见她进来老师一改平时的严肃眉开眼笑地说。

她瞧了瞧窄小的房间，除了那张脏兮兮的床没有可坐的地方，她用手指绞动着衣角，站着没动。

老师便让出了他那吱嘎乱响的椅子，起身倒了一杯水递给了她，她伸手去接时发现老师的手抖得厉害，浑浊的老眼里闪现出一股异样的光芒。她说：“老师，咱们开始吧。”

老师惊颤了一下，掩饰着慌乱说：“开始，开始。”

她趴在老师那张破旧的办公桌上，老师站在她的身后，起初她能耐心地听老师讲解，但渐渐地她感到有某种令人窒息的压迫，待她扭头看时，一张腥臭的大嘴猛地堵在了她的脸上，接着她的胸部即被一双充满罪恶的大手捂住，两股钻心的疼痛使她明白了老师给她“开小灶”的目的。她拼命挣扎，瞧准机会，一甩手，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老师的脸上印上了五个鲜红的指印。

老师被打了一个趔趄，她趁机逃出了魔窟。自此，她讨厌上学，更讨厌那个课堂上让她出尽了洋相背后寻找一切机会调戏她的老师。

这次逃学全怪同桌秋荷。课间休息，秋荷非拉着她去找班主任老师不可，说她想入团，要跟班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夏云从内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可秋荷是她在校园里最亲密的伙伴，她不想扫了她的兴，便硬着头皮跟着去了。

班主任老师在校办室正批改作业，听了秋荷的来意，就郑重地点点头，说：“到我的宿舍去填表吧。”

夏云不想去，秋荷死拽着她说：“陪我一块去，帮人帮到底嘛。”

夏云挣不脱手，就只有跟着去了。孰料，到了地方，秋荷突然说去厕所，让她等上一会儿，夏云有苦说不出，就咬牙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心里充满恐慌。她想，校园里到处是人，老师胆子再大，也不敢把她怎样。可是她想错了，秋荷转身刚走，老师就露出了丑恶的嘴脸，他说：“进屋坐呀。”

夏云站着没动，目光冷冷地瞪着老师。老师见状，没有丝毫的犹豫，伸